



黄印武

建筑师，1996年从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先在东南大学、南京大学任职，后游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、香港大学，获研究生学位；主要从事建筑设计、文化遗产保护、平面设计等。2003年起担任沙溪复兴工程瑞士方代表，具体负责境外慈善资金项目的实施，先后获得杰出工程实施证书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等国际荣誉。2011年起受瑞士大使馆委托，主持沙溪低碳社区中心项目。近年来曾多次受邀在瑞士、中国香港和内地讲演、授课，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，著有《在沙溪阅读时间》一书。

ARCHITECTS MEET CRAFTSMEN

当建筑师遇见工匠

自从有了人类的活动，便有了建筑，而建筑师却不是从来就有的。在中国，建筑师这个职业的出现就更加晚一些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工匠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建造任务，他们了解材料，熟悉工具，掌握技术，他们知道如何建造建筑。如果说在传统城市里，文人还会参与和左右建造的过程，那么在乡村，工匠们则是独立地建造各种民居。即使在今天，当城市建设已经离不开建筑师的时候，乡村仍然长期延续着工匠自主建造的习俗。

工匠的传承方式决定了乡土建造体系的特点：以不断试错的方式累积经验，以最经济、最实用、最易行的方式进行建造，以非标准化训练的师徒制延续建造工艺。这种建造体系极具稳定性、系统性和灵活性。独立成熟的建造体系可以沿用千年不变，又能满足民居的各种需求，将建筑的生活性、社会性与技术性汇聚一体，即使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，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参透民居建造的奥妙。在乡土建造体系面前，建筑师往往不如工匠来得自如。

但是乡土建造体系又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工匠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建造成果的良莠不齐，基于经验的建造无法迅速有效地回应现实的变化。建筑师的参与无疑能够给乡土建造体系带来新的可能，以不同的视角审视现实的问题，以不同的背景提出解决的对策。专业性的训练让建筑师超越了经验的束缚，比工匠更具创造性。

但是，乡土建造体系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建设体系，这里没有细致的分工，没有丰富的材料，没有高科技的技术，一切都依赖于因地制宜的巧妙组织。在这个自成一体的体系中，我们无法孤立地看待乡土建造。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和充分的理解，断章取义的设计并不能将设计真正融入乡土建造体系，锯箭疗伤往往是解决了旧问题，又带出了新问题。只有熟悉乡土建造的建筑师，才可以在乡土建造体系中有效地帮助工匠弥补不善应对变化的缺憾。

建筑师遇见工匠，这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，但未必是对立和替代的开始。建筑师与工匠立足于不同的建造体系，既有相通，又各偏重，彼此的交流贵在明于自知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。 

